



梅森探案

唱歌的姑娘 绿眼睛女人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著
群众出版社



I 712.4
425-C1

[美] 厄 尔 · 斯 坦 利 · 加 德 纳 / 著

唱歌的姑娘 绿眼睛女人

胡洋子 陈 鹏 / 译

张 辉 / 译



梅 森 探 案

A PERRY MASON MYSTER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唱歌的姑娘; 绿眼睛女人/[美] 加德纳 (Gardner, E.S.) 著;
胡洋子, 张辉译.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2.1

(梅森探案)

ISBN 7-5014-2641-4

I. ①唱…②绿… II. ①加… ②胡… ③张… III. 侦探小说-
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0704 号

唱歌的姑娘 绿眼睛女人

著 者: [美] 厄尔·斯坦利·加德纳

译 者: 胡洋子 张 辉

责任编辑: 鲁玉容

封面设计: 章 雪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工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2

字 数: 294 千字

印 张: 12.8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641-4/I·1092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23.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内 容 简 介

《唱歌的姑娘》

歌厅女郎埃伦面带一只黑眼圈和一把枪来找梅森，说她的老板打了她并无理解雇了她，而在她收拾行李准备离开时，竟莫名其妙地发现了这把枪。为了保护委托人，梅森自作聪明地采取了一个行动，不想这却让他的委托人成了杀人嫌犯，而自己成了从犯。在被指控的被动局势下，梅森以他的坚毅品格、冷静头脑、聪明才智最终逼迫真凶显露了原形，于绝境中挽救了自己和他的委托人。

《绿眼睛女人》

绿眼睛女人西尔维亚请梅森为她处理遭人敲诈之事，并说为了家庭的名誉需保密。梅森刚一进入此案，敲诈者便被谋杀了，而几乎是在同时，西尔维亚身患重病的父亲也去世。令梅森不解的是，西尔维亚竟告诉警方是她父亲杀的人，更奇怪的是，警方竟逮捕了西尔维亚的妹妹海蒂，并指控其为杀人嫌犯。为了帮助这个弱女子，梅森带着疑惑上了法庭，不料却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

唱歌的姑娘



胡羊子
陈火鹏

口餐



第一章

乔治·安克利塔斯专注地打量着埃伦·罗布，那种眼神就好像是一个善于买牛肉的人发现了一块上好的牛肉一样。“穿黑色的袜子吧。”他说。

埃伦点点头。

“穿那双黑色的高筒连裤袜，快去。”乔治边说边在腰际间比划着。

“那叫紧身裤。”瘦子马库斯小声纠正道。

“管它叫什么呢，”乔治说，“反正我要她穿那种黑黑的、闪闪发亮的、长度一直到这儿的紧身袜子。”

“我说的就是这个，”瘦子说，“这叫紧身裤。”

“至于裙子吗，”乔治用犀利的目光看着埃伦说，“就穿那条带着个小围裙、长度刚好到膝盖的裙子。你知道吧，就是那条口袋里有块装饰性的小手绢、四周有很多花边的裙子。”

“今天晚上就动手吗？”瘦子问。

“就是今晚。”乔治说。

“所有的钱都弄到手？”

“既然要干就要干得干净利落。”

“他现在已经迷上你了，”乔治对埃伦说，“只要你一出现，他的目光就时刻粘着你。记住，在我给你信号之前，只要你一看到



他摸上了牌，就立刻拿着烟灰缸走到桌子的旁边，站在一个他能看到你的地方，吸引他的注意力。”

“别忘了咱们的信号。”瘦子说，“乔治举起右手搔搔头，就像是很自然地把头发向后理的样子。”

乔治示范性地举起手，用他那只保养得光滑圆润的手抚摸了一下他那乌黑的鬓发。

“你一接到信号，”瘦子解释道，“就马上走过来，站到他身后。注意听着：如果他有两副或三副对儿牌，你就说‘想来支烟吗，埃利斯先生？’记住，只要你说‘你想……’就表明他有三副对儿牌。如果你往后退一步，漫无目标地叫卖‘雪茄、香烟’，这就意味着他有一对‘福考斯’；如果你连续说两遍‘雪茄、香烟’，这说明他的‘福考斯’大于‘杰克’；如果只说一次，就表明他的‘福考斯’小于‘杰克’——三张十点和一副对儿牌，或是三张九点和一副对儿牌。”

“还有，”乔治继续说，“如果他拿的牌比‘福考斯’还好，比如说是四张同花顺，你就把顺序颠倒一下，说……”

埃伦·罗布终于有机会开口了。“不。”她说。

两个男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们吃惊地盯着她。

“我不会这么干的，乔治，我可以唱歌，可以亮大腿，但我绝不会为你去欺骗赫尔曼·埃利斯。”

“你他妈的不干！”乔治说，“别忘了，你在这儿工作，我在这儿说了算，我是这儿的老大。你难道想让我告诉你不听我吩咐的后果？你是不是爱上了那个家伙？”

过了一会儿，他又言辞温和地说：“我只是说我可能会给你信号，埃伦，也许我们根本就用不着那么做。因为那家伙喜欢你，他总是用眼睛尾随着你，所以他才会经常来这儿。我们一直在对那个笨蛋手下留情，时而让他赢点儿，时而让他输点儿，然



后再赢一点儿。我们对他的牌技和手法已经一清二楚，但今晚还会有其他人加入这个赌局，所以他的牌可能比较难推断。”

“我不干。”埃伦·罗布重复道。

“噢，真他妈的！”瘦子说。

乔治一把推开凳子，脸色阴沉地站了起来。他深吸了口气，露出笑容。“好吧，美人儿，”他说，“去穿好衣服，如果你不愿意那么做就算了，你还是去唱你的歌吧，忘了那些暗号，我们就在牌桌上和他面对面地较量，是吧，瘦子？”

瘦子一下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变化搞蒙了。“这个，”他说，“是的，我想是这样的……当然，如果你认为合适的话，乔治，我们就按你说的办。”

“好了，就这样吧，”乔治说，“埃伦，忘了我们刚才的话，去穿衣服吧，记住，一定要穿那双黑色长筒袜。”

埃伦·罗布茫然地走出了房间，瘦子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绿色帷幕后面。

“真是漂亮妞儿，”乔治说，“不过这只适合那些笨蛋赌徒们欣赏，她是个绝妙的陷阱。”

“你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瘦子问，“我还以为你会给她点儿颜色看看，让她知道应该听你的话，按你的命令做。”

安克利塔斯摇摇头。“我本来可以那么做，但我不想那样，”他说，“这娘们儿有她自己的主意。”

“那又怎么样？”马库斯说，“谁是这儿的头儿？”

“我们，”乔治说，“不过我们得想办法让她心甘情愿地为我们办事。今天晚上咱们设法从埃利斯那儿多赢点儿钱，那么她肯定会去找埃利斯的老婆，去告诉她牌局被人做了手脚，你知道在这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继续说。”瘦子说。



“她刚提出拒绝跟咱们合作的那一刻，我真的有点儿担心，但没必要发火，而且一旦想好了对策，我马上就不担心了。”

“你想怎么办？”瘦子问。

“给她栽赃，”乔治说着，脸色阴沉下来，“就说她偷了东西，然后把她从这儿踢出去。警告她如果她胆敢再在这些地方露面，就把她扔进监狱。我会给足她钱买一张去亚利桑那的汽车票，然后限她二十四小时离开这个州，否则我就告发她。”

“她知道的太多了，我们得让别人不信任她的话。还记得我们是怎么整那个妞儿的吗？她现在还没法脱身呢。”

“你觉得不搞点儿把戏，咱们能赢吗？”瘦子问。

“当然，我们能赢他，”乔治说，“以前咱们也干过的，是吧？”

瘦子点点头。

“好了，那就别担心了。”

“我不是担心，我只是想更确定一些。”

“在我看来，这就是担心。”乔治说。



第 二 章

佩里·梅森的私人秘书德拉·斯特里特正站在律师的私人办公室和接待室之间的过道里，她嘴角微翘，好像被什么事给逗乐了。

梅森似乎觉察到了她正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于是从那堆引他着迷的卷宗里抬起了头。

“你好像从来不受理与数字有关的案子吧？”德拉狡黠地说。

“当然，”梅森说，“我喜欢那种戏剧性的，让我有机会探索人的各种情感的案子，我可不愿意在陪审团面前对着黑板像上数学课一样给他们做一番加、减、乘、除。”

“外间的接待室里来了个客户，也就是说现在有个案子正等着我们去办。”德拉说，“是一宗与‘数字’有关的案子，我得说这是个很美妙的‘数字’^①。”

梅森摇摇头。“我们手头的案子已经太满了，德拉，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墨守成规的人，我……”她脸上怪怪的神情使他忽然改变了主意，“你刚才说那个案子与什么有关？”

“一个很美妙的‘数字’。”

梅森推开面前的书。“那么，顺便问一句，小姐，”他严肃地

① 英文中“数字”与“身材”是同一个词。——译注



说，“那个‘数字’是活的吗？”

“活力四射。”德拉说。

梅森笑了。“你是说曲线分明？”

“噢，”她若有所思地说，“凹凸有致。”

“平淡无奇？”

“不，魅力无穷。”

“年龄？”

“二十四五岁。”

“身材呢？”

“绝妙。”

“名字？”

“埃伦·罗布。她曾经做过摄影模特儿，目前在一家夜总会里唱歌，同时还卖雪茄和香烟。”

“带她进来。”梅森说。

“这下你可要大饱眼福了，”德拉提醒道，“她可是精心打扮过的。”

“大多数女人出门去见客人之前都会这么做。”梅森说。

“这回恐怕不一样，”德拉说。

梅森把左手手指搭在右手腕上，看着表。“脉搏一百二十八，”他夸张地说，“呼吸急促而微弱。别卖关子了，德拉，你已经把我的好奇心勾上来了，还等什么？”

“脉搏多少？”

“一百二十八次。”

“五分钟后再看一次表，如果它不升到一百八十次，你可以扣我薪水。”

她消失了片刻，回来时，身后跟着埃伦。

梅森好奇地打量了一下这个身穿方格呢子大衣的年轻姑



娘，她脸上闪动着坚毅的表情。

“这位是罗布小姐，这位是梅森先生，”德拉介绍道，然后她转向埃伦说，“你能否脱掉大衣，把你刚才展示给我看的再让梅森先生看一看，他会……”

埃伦解开大衣，德拉将大衣从她的领口拉下去，露出双肩。

埃伦优雅地站在那儿。她穿了一件紧身毛衣，一条长度不到膝盖的短裙，黑色的紧身裤，腰间系了一块手绢大小的、四周镶嵌着花边的菱形小围裙。

梅森情不自禁地瞪大了眼睛。

“罗布小姐，”德拉·斯特里特介绍道，“在沙滩美人选美比赛中获得过冠军，作为奖励，还免费旅游了一趟加利福尼亚，并在好莱坞试镜拍片。”

“试镜拍片？”梅森问。

埃伦微笑着说：“那只是宣传活动的一部分，其实没什么了不起，我甚至怀疑摄影师是否真的在机器里装了胶片。”

“加利福尼亚之行如何？”

“那倒是真的，”她说，“那次旅游真是不错，但在出发之前，我不得不等了很长一段时间，等着飞机有空余的位置。”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大约六个月之前。”

“在此之后，你一直在做什么？”

“我尝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工作。”

“现在，”德拉·斯特里特说，“她在罗伊娜做歌手，有时也卖香烟。”

“罗伊娜，”梅森皱着眉说，“那是个小镇，而且……”

“而且在那里，赌博是受当地法律保护的，”德拉·斯特里特说，“在那里，地方保护主义非常严重，市政府的开支大部分来自



于赌场的赢利以及对那些粗心大意的游客超速驾驶罚款所得。”

“警察局有个家伙，”埃伦微笑着说，“从无例外，如果他驾车从城东开到城西，他准保会在这条路上开出一张罚单。在这期间，你在从城西到城东的路上哪怕飞车也没关系。但如果你倒霉，正好在向城西开车，那么，你必须得把车开得像蜗牛爬似地才能避免得到罚款单。”

“这个警官实在是太过于严厉了。”梅森说。

“绝对的刻板，他在往东或往西去的路上分别只逮一名司机，规律极了。”

“你挺幽默，”梅森说，“既然德拉已经为你安排了如此戏剧性的出场，你干吗不坐下来说说你有什么麻烦事？”

埃伦·罗布信步走到办公室的另一头，她双腿交叉地坐在了一个大皮沙发上，面带微笑地看着佩里·梅森。“我已经习惯表演了，”她说，“我早就习惯了人们对我的上上下下的打量。即使在第七大道和百老汇的街角放个浴缸让我在那儿洗澡我也不会害羞——但这并不等于我麻木不仁，梅森先生，我依然是个好女人，只是稍微有点疯狂而已。”

“你为什么给自己下那样的评语——好女人，但有点疯狂？”梅森问。

“五个月前，我在乔治·安克利塔斯开的一家小夜总会里找了一份工作，那个夜总会的经营业务也包括一个合法的赌场。”

“你是什么时候决定离开那儿不干了了的？”

“昨晚，很突然。”

“出了什么事？”

“乔治和他的搭档瘦子马库斯，他们……”

“瘦子？”梅森问。

“他的名字是惠顿·温斯洛·马库斯，可大家都叫他瘦子。”



“接着说。”梅森说，他注意到德拉正在把埃伦提到的名字记录下来。

“他们企图让我做一些下流的勾当，让我偷看一个笨蛋赌徒手里的牌，然后再打暗号告诉他们。”

“你干了吗？”

“没有。”

“然后呢？”

“我早就应该料到了，”她说，“乔治是个阴险的家伙，他的脾气非常暴躁，但当他被我拒绝的时候，他却深吸了一口气，强压怒气，又换上一副谄媚的笑脸，告诉我那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我的帮助，他们也能搞定。”

“他搞定了吗？”

“我不知道，还没等找出答案，我就被解雇了。”

“出了什么事——我是说，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梅森问。

“乔治说收银员生病了，她得回家休息，于是，我代替她收钱。但当我把自己唱歌挣的钱扣除之后，我发现账面上居然少了一百二十美金。”

“在你当班的时候？”

“是的。”

“是真的短了那些钱，还是……”

“是真的少了钱，不知怎么搞的，现金和账就是对不上。”

“怎么会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梅森先生，我觉得肯定是乔治在里面做了手脚。他的手脚相当麻利，他可以在你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把一副纸牌的第一张换成最后一张，或是在发牌的时候玩些类似的把戏。一定是当他在我面前清点柜台里的钱时做了什么。我所知道的只是账面上最后少了一百二十美金。”



“是谁发现钱少了的？”

“是我。”

“然后你是怎么做的？”

“当时他正在赌场，所以我立刻派了一个女招待去把这事告诉他。”

“然后呢？”

“他开除了我，扣除了我一百美金的工资，只给了我四十美金。他说这些钱已经足够我离开那个小镇了，他恐吓我说如果二十四小时内我不离开这个州，他就到处去张贴告示，把我‘偷钱’的事弄得众所周知……”

“当时有谁在现场？”

“很多人，他原本就是要打算当着众人的面让我出丑。”

“其中有你认识的人吗？”

“有一对夫妇，还有萨迪·布拉德福德。”

“她是谁？”

“是夜总会里一个打杂的女孩儿，她有时候在化装室里帮忙，有时候在存衣间，有时候在汽车旅馆接待处。”

“那儿有个汽车旅馆？”梅森问。

“是的，乔治和瘦子掌握着镇上整整两条街区。他们拥有一家带游泳池和鲟鱼池的汽车旅馆，一个夜总会，一个赌场，还有一个酒吧。”

“旅馆的一部分建筑风格很现代，另一部分建筑则是仿古式的。比如说那家夜总会吧，它原来是个旧谷仓，乔治把它翻修了一下，重新点缀了一番，但还保留着那种谷仓的氛围，并把它命名为‘大谷仓’。”

“那个萨迪·布拉德福德，”梅森说，“她听到乔治说你是贼了？”



“听到了。”

“你认为她会愿意为你出庭作证吗？”

“我不知道，如果她真那么做的话，恐怕会砸了她的饭碗。”

“在他把你叫做贼，让你离开这个州之后，还发生过什么吗？”

“我想去衣柜里把我的衣服都拿出来，但乔治说那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证据，他居然污蔑我会把钱藏在衣柜里，他只把大衣递给了我，就把我给撵走了。”

“简直是无情无义、冷酷残忍。”

“他是故意这么做的。”埃伦说。

“是报复你吗？”

“我想是的。在过去的几星期里，他们一直在赌场里联手欺骗一个叫赫利·埃利斯的家伙的钱——他姓赫尔曼，赫利是他的绰号。”

“我猜他们就是去让你偷看这个赫尔曼·埃利斯的牌，然后再打暗号告诉他们，是吧？”

“是的。昨天晚上，他们准备让埃利斯输个精光。乔治害怕我会把他们的阴谋泄露出去，搅和了他们的好事，所以他才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来对付我，先让我背黑锅，然后再开除我。他只给了我能够出镇的钱，他说他会派人把我的东西打包送到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的‘灰狗’长途大巴车站。”

“他什么时候清理你的衣柜？”梅森问。

她的目光直视着梅森。“你不了解乔治，”她说，“我对他的把戏知道得一清二楚，他在整理我的衣柜时，肯定会叫上几个人做见证人，结果必然是：他们在我的衣柜里发现了一叠钱。”

“这是你第一次做出纳吗？”

“不，我以前也做过。”